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高连营 ◎主编



自己的天空

ZIJIDETIANKONG

走自己的路，
让别人说去吧。

.....
水流动于山间，才有了自己的欢乐；
月悬于浩瀚的夜幕之中，
才彰显了自己的清纯与高洁；
人立于天地间，只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，
才可尽显风流。
.....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自己的天空

主编：高连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数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/高连营主编,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2006.12

ISBN7-204-07897-7

I.开… II.高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 IV.13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968 号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主 编 高连营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发行电话: 010-87713181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275.725 印

字 数 4000 千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7-204-07897-7/I·1685

定 价 1192.00 元(全 40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总 序

文明的华夏，名人辈出，代代相续，千古人物。

成功、成名、成家，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。

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，谁不希望成功？谁不想到成名？谁不企盼成家？21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：“成功从何处起步？成名的奥秘在哪里？成家的诀窍是什么？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？”

《开启未来》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。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，怀着眷眷深情，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，溯流而上，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，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，去追溯自己成功、成才、成家，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。

“沧海横流，方显出英雄本色”。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，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们高远的志向、顽强的意志、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，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。因此，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，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，领悟他们成功、成名、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，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。

这些名人，他们的青春岁月，充满了苦辣酸辛，坎坷磨难或

经战火的洗礼，或历曲折的境遇，或扬逆水的风帆，或留奋斗的足迹……

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，有幸福的回忆，更有苦涩的泪水；有成功的喜悦，也有挫折的苦闷，更有失败后的反思。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，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，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，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。

这套丛书的文字，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，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；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，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、实感的迸发。因此读起来亲切、真实、自然，若汨汨清泉，沁人心脾。从他们的经历中，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，做人的道理，处世的艺术，成名成家的奥秘。

老者不复返，来者永远新。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，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，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。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，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，肩负重任，迎着风雨，用坚强的信念，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，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，走向未来，走向光明，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。

成功属于我，属于你，属于他，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2006年6月

目 录

猎户星座	1
教育村	14
烟花——温州街的故事	28
被爱情遗忘的角落	44
你不可改变我	65
我们看海去	88
谭教授的一天	115
葡萄的精灵	139
厚土	148
自己的天空	170

猎户星座

一只狼。

狼的头从一大块黄褐色的土堆背后探出，嘴抿着，嘴缝几乎裂到耳根后面。刮过一阵穿山风，狼腹下的马兰箭刺和发黄的刺蓬枝茎，“嗦嗦”发响。

他用心看着狼，狼无精打彩，眼光淡漠。人和狼的眼光碰在一起……

狼颤颤兢兢地扭过头，僵硬的尾巴，拖在尖尖的屁股上，毛发干枯，没有光泽。他断定这是只年迈的老狼。

狼蹒跚着爬上山坡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便消失在草丛中。

它认出了自己？当年，它跟随母亲出山袭击人畜的时候，他或许杀死了它的母亲。它从倒在血泊中的母亲身旁奔开，无论如何不会忘记那个扛长枪、持短刀的杀戮者。或许他还杀死了它的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，冤仇积得黄土山般深厚。想到这里，他禁不住笑了，带起了一阵咳嗽、气喘。老了，岁月不饶人哪！狼也老了，它不象前十年那些年轻力壮的奔命者，从他身边逃开时，吐着血红的长舌，豁起一股冷风，留下强有力的喘气声，凶残的眼睛射着“下次再会”的不服气的闪光……。每当这时候，他就放下瞄准的猎枪，成竹在胸地望着它们飞速消失的身影。等到下一次，对手在血泊中挣扎的时候，他特意留神它们的眼睛，至死不渝地射着凶光，没有丝毫服输的柔和。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

他摇摇头,笑了。又一阵咳嗽,他将拳头举在胸口,打算捶击“啞啞”发响的胸腔,手里却握着一大把黄土。手心的汗,浸得黄土湿漉漉的。他又笑了,猎人还是猎人哪!

他扔掉土块,拍打着双手,从野草丛中,走回勉强分辨得出的小路。已往岁月的路,绝不是眼下这个样子!山崖、绝壁、荒草,甚或睡觉也在最高的山顶上。夜空、星星、热风、暴雨;大片大片的雪花,雪原上镜盘般明净的月亮;震荡山野的枪声、火光;被气浪推开的硝烟;翻着白眼的狼,血染的豹子和野猪……;他枕着一只公狼毛茸茸的腰身,舒舒服服地躺下来,深深的,深深的山谷,那只成为寡妇的狼,凄惨的嚎叫声……

太阳钻进山原里去了,他加紧了步伐。他不象其他人,走夜路时,唱着“实可怜”之类的乱弹戏词,为自己壮胆。他连出气也微乎其微,为的是与夜间出来的野兽有更多的遭遇机会。猎人期待的能有什么呢?他伸手摸住刀柄,那把不到一尺长、不足一寸宽的双面短刀,别在后背上,和主人一道在山野里前进。这把刀和握着它的那只手,割断过金钱豹的喉咙,剥开过无数张狼皮。现在最使主人不忍心回味的,是它锋利的刀刃,开膛过数目有限的兔子和山鸡那圆鼓鼓的胸膛。这些性情温良的动物,濒死时都挂着珍珠般晶莹的眼泪有一次,他抓回来一只受伤的山鸡,它柳叶般秀美的眼睛紧闭在一起。他忍住饥饿,打消了拔毛煮肉的念头,把山鸡放在暖烘烘的炕头。春天,山原上的雪消尽了。他带起山鸡,走到绿澄澄的山坡,放了它。山鸡归山了,留下一串“嘎、嘎、嘎”的欢叫声。

象他这样除过不杀人,什么都杀过(他替别人杀羊、杀猪,

剥开从山上摔伤的牛皮)的人,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收场呢?厚实的黄土山,会向他张开温暖的、慈爱的怀抱吗?黑暗中,他哑笑了。哪里黄土不埋人!

他一抬头,猛然站住了。黑暗中,两点绿光,鬼火似的闪动着。狼,又碰见一只狼!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刀柄,一股十多年不曾有过的激昂之情,伴随热血,在全身流动。他的腿微微颤动着,这是厮杀前所必须的激动。他慢慢地蹲下,握刀的右手腕向后弯曲,把刀藏在手臂背后。

人瞪着狼,狼盯着人。人的眼睛,变得冰冷起来,象寒星下的冰。狼的眼睛象锥子,刺透人的心。几小时以前,他还用怜悯的目光送走那只衰老的狼。现在,蹲在他面前的,不会是那只狼吧?

他猫起腰,将狼头让在星空中。他聚起目光,从侧面细看着。啊,竟是它!长着这样大嘴的狼,他见得不多。他在心里笑了。没有比复仇者我上门来的搏斗,更叫人痛快的事了!

两点绿光突然消失了。他将短刀举在胸前准备让狼扑过来。可是,在他能望到的杂草上空,只有满天晶亮的星斗。草叶“嗦嗦”发响,愈来愈小,最后听不见了。

他心里清楚,和人在夜间相遇的狼,不会轻易走开。他从怀里摸出两块烤熟的山芋,大口吞食起来。老了,气力不足需要随时补充。他年轻时,一顿可以吃完两条狼大腿。然后两三天不吃饭,去追一只狼。何必想这些呢?年轻的过去,替代不了年老的现在啊!

过了好大功夫,他站起来。四周尽都是黑乎乎的山影,一星

儿亮点也不见。天籁沉寂，繁星璀璨，这是一个迷人的秋夜！

在他右侧，许有十多丈远的地方，狼眼又出现了，阴绿而幽亮，飘飘悠悠。狼的眼睛告诉他，狼的心一点也没衰老。他装做没看见，无声无息地走他的路。走上一座小山的时候，绿点又不见了。等他登上山顶，狼象一尊石像不偏不倚，蹲在小小的平缓的山顶中央。狼眼睛变得格外明亮起来，他迎着狼的眼光，一步一步走过去。“嗷”一声，狼跑开了。

星光下，狼尾巴飞快地摆动着，从他右侧绕过去，蹲在他走上山顶的地方。一股无名怒火，在他胸中烧起，他扑奔过去。狼又跳开去，总不靠近他。狼眼变成浅浅的淡绿色，还眨了眨。哼，它在笑！笑他跟在自己屁股后面“咻咻”喘气，笑他无可奈何的气恼表情。

人和狼都不动了，相互静静地瞅着。狼头歪着，显出异常得意的姿态。几十年来，他才吃惊地发现，狼多么通人性。

狼不断地舔着嘴唇，发出“咿叽”的响声。突然，他笑得“咯咯”直响。狼立刻立起后腿，他却没动。他从腰带里掏出旱烟锅，不紧不慢地抽起烟来。

狼来回扭着头，啃着毛，又低下头，前肢疯狂地刨起土来。潮湿的尘土，象雪沫一般，落了他一身、一脸。他仍没动，“吧哒，吧哒”抽他的烟。

狼嘴大张，伸向空中，发出一阵长长的嗷叫。在秋虫匿迹的深秋之夜，这叫声传得很远很远，引起了长时间的震荡、共鸣。他明白，这是进攻的号角，或者是呼叫同类的信号。

一点、两点、三点，最多到四点，……在他背后，远远的山坡

下,两只狼的眼睛,在茂密的杂草丛中,忽隐忽现,飘飞过来。一股沁人的冷气,从脊梁骨,爬上脖子,在头皮上扩散。紧扎在头上的羊肚毛巾,压迫着立起的头发,使头发根“铮铮”发痛。

呼叫吗?猎人没有这个习惯,猎人从来单独对付一切,而且不出声!他咽下一口唾沫,咬着牙,两腮的肉鼓起来。

三只狼凑在一起,相互碰碰鼻子。嘿,亲热的一家!一只高大的狼,看了他一眼,举起前爪,喜不可耐地擦着嘴巴。然后,长啸一声,起跑、跳跃、腾向空中。一股阴风,向他压来。他猛向下一蹶,对着跳在空中的狼的腹下,尽力拉过一刀……

他觉得刀锋刺在狼腹中,柔韧而平滑。那只狼,“咚”地一声,掉在他背后,曲蜷成一团,凄惨地嚎叫着,滚下山坡。老狼怪叫一声,也奔下山去了。

是它的丈夫,还是儿子?说不清。如果是儿子或丈夫,那一刀会不偏不斜,从尿蒂上将它开膛。如果是女儿,那一刀会不多不少,在整齐的两排乳房中间,将它劈为两半。他用手扶着刀刃上的血,很自信地想着。

较小的一只狼,断断续续低鸣着,龇着牙向他右侧移动。“嗖”一下,狼似巨蛇一般,窜上他右腿。膝盖火辣辣的一阵痛楚,血顺着小腿灌了他一鞋。他对准狼头,捅出一刀,没刺中。狼翘起屁股,猛一跳,前抓抓在他左肩上,肩头衣服开了花。右膝盖一阵抽动,他又开双腿以防被狼扑倒。他明白,他和狼,只能有一方倒在血泊中。

狼歪着头,大张的嘴移近了他的脖子。他左臂猛一弯,闪电般迅速,把狼四肢朝外抱在胸前。狼后肢卷上来,抓着他的脸,

一股热血从前额淌下来，漫过眉毛，遮住眼睛。他用力挤着眼，一下、两下。那只老狼发狂地吼叫着，扑过来。他用抱着的狼，抵挡着老狼的冲击。攥刀的手，伸过去，狼命刺向狼喉咙，又用劲一挑。“嘣”地一声，模糊的音响，狼便停止了挣扎。一股难闻的血，喷溅了他一身、一脸。狼象一件从他身上跌下来的皮袄，搭在老狼腰上。

他打了个趔趄，眼前直冒金花。他使劲挤着眼，抹去睫毛上的血垢。他看见，老狼伏在死去的同类身上呜叫着，低微得只有他听得见狼在哭！

他的腿象扎进了地里那样沉重，他望了狼一眼，踉跄着往山下走。走进山谷时，他又回头望了一眼，就坚决走开了。

大熊星座那巨大的勺子，已伸向山原的黑影。北斗，指路的星！迷途的猎人和野兽大约都认识她。在漫长的时空程序中，她总是以灿烂的、引人的面目出现，总是把那巨大的勺瓢，伸向人兽居住的大地。她要舀走人的爱戴吗？有这样的事？

的有，人间有这样的事！他在心里肯定着。

也是这样一个晴朗的秋夜，二妞被狼叨走了。他从土炕上跳下来，光脚赤拳，在荆条繁密的山坡追上了狼。人和狼抱在一起，他扼住的脖子，直到狼吐出近一尺长的红舌头为至，他抱起吓得打颤的二妞。二妞妈，那位年轻的女人，突然扑在他身上，嚎啕大哭，用拳不停地捶着他的背。哎呀，这个女人怪不怪！他慌手慌脚闪向一旁，用手抚摸着脸上血淋淋的三道口子。

黑暗中，他下意识地摸着右脸颊。这是狼留下的，永远在他脸上。那痊愈了的三道血口把右脸颊的肌肉，向颈后拉去，下眼

皮也拉得向外翻起。他的面孔变得象狼一样凶狠，没有一个女人能看中他。二妞妈不嫌弃他，拉住他开花的衣袖：“你一个人冰锅冷灶的，往后就到我们家吃饭吧！”

“不！我自个能做！”

“你就来吧，好哥哩！”站在妻子背后，象座山一般高大，墩实的丈夫根柱，带着感恩戴德的虔诚，恳求着。

这样，他每次狩猎回来，就坐在根柱家土窑前低矮的小石桌上。二妞妈扎着短围裙，总是先给他端上一碗热饭。爱怜的、忧伤的眼睛偷偷瞟着他脸上三道深槽。他嘴里含着饭，傻愣愣地发呆。女人、男人、娃娃，这就是人的家，温暖而柔爱，而他自己却没家。

“大哥，快吃饭呀！”二妞妈催他。

他赶紧埋下头，“呼噜、呼噜”吞咽着。

“二妞，给伯伯再拿几个糜子糕！”二妞妈常常有意把宝贝女儿往救命恩人身旁驱赶。

“我不去，我害怕！”二妞望着他脸上的疤，一转身跑开了。

眼泪顺着泪管流进鼻腔，爬进嘴里，和甜糜子糕混在一起。甜的、咸的，在口里塞了一大团，他再也咽不下饭了。他走回自己那孔窑洞，摸黑躺在土炕上。他泪眼大张，可是什么也看不见。有一回，他爬进一个狼窝里，骚臭而漆黑，真象自己这孔窑。这就是他的家！

半夜里，有人敲门，他问：“谁呀！”

是二妞妈恐怖的声音：“我，狼跳进羊圈里啦！”

他朝天放了一枪，狼逃走了，他问：“根柱呢？”

“二更天，他起身去县城卖羊毛啦。”二妞妈说。

“没事啦，回去睡吧！”

“狼再来了咋办哩？你就睡在我那个闲窑里。”

“那不行！我蹲在羊圈里，你快去睡！”他抱着猎枪，蹲在羊圈里。二妞妈把男人的羊皮袄披在他肩上，又拿出一双高筒毡靴。

“这是给你的，羊毛捣的，穿上不怕雪水，又暖和！”

“不，留着给根柱兄弟！”他害怕得高喉咙大嗓子的嚷道。

“他有，这是给你的！”她灵巧的手指，从他脚上脱下那双旧鞋，替他换上那双毡靴。他乖乖坐在那里，一动也没有动。

第二天下午，他脖子上绕着一只狼回来了。他用穿着毡靴的脚，兴冲冲地踢开根柱家的门。

牧羊人根柱，手提羊鞭，把自己女人压在地上……。怪不得进沟时，有人在他背后悄声说：“昨黑间，二妞妈偷吃‘狼剩饭’。”他站在一旁，翻着腊汁肉色般的眼睛，盯着扬起落下的皮鞭，听着女人撕裂心肺的尖叫。他冲过去，一把夺下根柱手中的鞭子，“咔、咔、咔”折成三截。

“噢，骑驴压了你的脊梁杆了！”牛一样壮实的根柱站起来。

“啪！”一个耳光，打得那头牛栽出去足有一丈远。

他脱掉毡靴，向根柱扔去，赤着脚，头也不回的走开了，永远离开了那条山沟。他跑到崖壁下，头撞着土崖，撕挖着眼皮。他软奄奄倒下来，呻吟着，好象被狼咬了一口。……

他爬上一个土坎，弓着的背有点酸痛。应该有一个拳头在上面轻轻擂击，象几十年前那只女人的拳头一样。在这个土坎

上，二妞妈又追上了他。她鬓角的柔发，象燕子垂下的双翅一样，遮盖着自己男人留下的鞭痕。他赶忙拧过脸。

“他回家，还打我！”她说。

“噢？”

“你去哪里？”她问。

他用红辣辣的眼睛，瞅着天空、白云、山原、川谷。

“把我引上！”她轻轻地靠过来。

“不！根柱弟可是个再好不过的老实人！”他推开她，一转身，从这个土坎跑开了。

背后传来女人绝命般的哭叫声，根柱不知什么时候追上来骑在女人身上，双手掐着她的脖子……

他从后胯上抽出短刀，返身奔上土坎。根柱惊恐地站起来，垂着双手，向后退缩。

“不，不敢！”二妞妈指向他。

他委屈地摇摇头，眼泪从他翻起的眼皮里大滴大滴向下跌落。他“扑嗵”一声跪在根柱面前，将刀子放在自己颞下，他哭着央求根柱：“好兄弟哩，你不和妹子好好过日子，我老哥只有一死！”

根柱依旧歪着公牛般粗壮的脖子，背对他立着。二妞妈死抱着他举刀的胳膊：“你快走，快走呀！”

他走了，回头望着这个土坎。根柱又抡起了拳头。唉，可怜的老实疙瘩！

他不停地擦着眼泪，他从来没有这样哭过，若得人家两口不和，这比杀了人家孩子还让他伤心。他心里在咒骂着廊“狗东

西,为什么叨娃娃吃?”他手放在刀柄上,牙关咬得嘣嘣响:“哼,杀不完狼,不回来!”

“狼剩饭,不要脸。不要脸,翻翻眼!”他抬起头,在长满山丹花的崖头上,站着一伙孩子是他们在高喊。他看见二妞,边喊边跳,还高兴地拍着手。

他站住,在孩子们更加起劲的叫骂声中,擦着泪水,心里为他们祈求:“娃娃们,千万别碰上狼,千万,千万!”……

今天,游子归巢,他趁着黑夜回来了,为了不被人看清那张面孔。那头叫根柱的牛还健在吧?他会不会对着他,举起手中的羊鞭?还有,还有的人就不必多想了。五八年大跃进以后,很少有狼出山。没有狼,人们不会想起他。这几年,人富了,羊多了,狼也多了,狼记着他,在他出生的山谷口迎接了他。

从脚下这个土坎下去,翻过一条小沟,是一片密扎扎的杜梨树林。梨树林和细细的山泉中间,就是那片雾腾腾的酸枣丛。深秋时节,肯定又挂满了红簇簇的酸枣粒。他每次出猎,都顺手摘一把,把嘴向空中张大,然后一颗一颗投进去……。他舌尖上,立刻水津津的,他拂起衣袖擦着口水。他觉得腿有点痛,他的手不遐思索地捶了几下,他象个孩蹦跳过一个又一个土坎、小沟,一眨眼,就站在那个山坡前面。

他跪下来,摸着光秃秃的山坡,被人砍得一颗酸枣也没有了。手抓着松软的土地,他口干得直冒热气。“淙淙”,是山泉的声音,苦涩的眼睛,顿时湿润了。他高一脚、低一脚奔过去。

十多年前逶迤盘桓的泉流,被一条隐约可见的水泥石槽替代了,笔直、笔直,从山头直插下来。流水淙淙,仍象十多年前那

样优美、隽雅。用他的话说，“天上流下的琴声”。他爬下，把头伸在冰冷的水流上……

他捧起泉水，浇在脸上，满脸的伤痕，似刀刮一般。他撕下一块衣服碎片，揩着脸上的血水。他伸开五指，收拢着破烂的衣袖。这一切做完了，他站起来。去见谁呢？他打了个冷颤，双手捂脸，又蹲下来。凹下又凸起的三道口子，埋在手心里。

“咩、咩”的羊叫，乱哄哄的人声。他放开手慌忙藏起来。红红的火光，穿过繁杂的树枝。人，人来了！

脚步声、说话声，愈来愈近。他赶紧又捂住脸。

“根柱叔，到底几只狼？”有人问。

“三只，一个大的，两个小的。”啊，是根柱，他的声音变得沙哑而苍老，喉头好象吐了一口痰。

“唉，可惜，欢欢实实的七只羊娃！”那个年轻的声音替根柱叹息着。

“要是他，他还在的话，我的二妞就不会让狼吃掉，我的她、她也不会伤心死、死的！”啊，根柱苍老的声音，啊，可怜的老实人！老猎人泪眼盯着夜色，搜寻着……

“……”人声被一阵山风卷着，远去了。留下了那只老狼。他要用狼血祭奠二妞妈。他突然跳起来，在杜梨树中奔跑，叶片落尽的枝条，撕挂着絮絮串串的衣衫，发出“嘶啦，嘶啦”的声响。

他跳下那个和根柱夫妇别离的土坎，从二妞曾经叫骂过的山崖下穿过，踏上那顶平缓的山头。

老狼和死狼都不见了。他弯下腰，顺着一道压平的杂草丛向山下走。在一座背风的崖根下，老狼正舔着死狼。狼向他走过